

生命：一个古老而充满神秘诱惑力的谜

亦夫著

媾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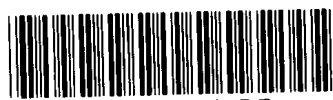
中国文联出版社

I 247.5
6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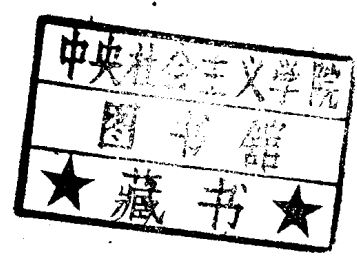
87100

疫 媾

亦 夫著



200090472



中国戏剧出版社

(京)新登字 150 号

封面设计:邹建源

责任编辑:季国平

瘟疫

亦夫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

邮政编码:100086

新华书店 经销

秦皇岛市卢龙印刷厂 印刷

220 千字 850×1168 毫米 大 32 开本 · 10.5 印张

1994 年 5 月第 1 版

199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5000 册

ISBN 7-104-00675-3/I·297 定价:9.90 元

内容梗概

吊庄是一个僻远荒蛮的乡村，这一年奇童五斤降世，其父老莽魁中风不语，左邻死牛，右邻疯骡，神秘的怪事接二连三。老袁家对这个七子的降生大为惊骇，但唯独长子保英心中隐有所感，觉得七弟与自己有一种难以割断的关联……

五斤初长，不知从何处抱回一只似狼非狼、似狗非狗的黄兽。此兽发情期间终日搅得袁家夜里无法安眠，保英请劊匠劊兽，却发现此兽鞭长盈尺。保英用锹铲了兽鞭欲埋，碰巧五斤回来，被索去玩耍，此物竟光亮柔韧，被六甲镇名医冯郎中视为至宝，正欲重金收购，那兽却冷不防叼走此物，嚼烂吞于腹内……

鳖旦祖辈乃蒙面操刀的土匪，其子牛牛被黄兽咬伤生殖器，后又在饿狗的追逐中不幸跌倒，眼睛被牛鞭戳瞎一只。客居吊庄的神医郝智远老汉却认为牛牛骚根已去，收为入室徒弟，悉心传授制丹配方秘笈，使牛牛年纪幼小

时已成为吊庄一带颇负盛名的圣医……

袁家老五保德的婆姨银珍是个肥臀耸胸的水性女人，与大伯子保文素有私情。这一年正月里保德于一个雪夜死于祖坟之侧。银珍被欲望之火和对丈夫的疚悔之情折磨着，再也难圆与保文的同房之梦。保文在家人和村人的指责怀疑之下，倾尽油坊中新出的一瓮菜油，悲哀地逃向远方……

吊庄来了一班戏子。戏头杨思德在酒中放入鸦片烟粉，诱使鳖旦吸毒成瘾。鳖旦在万蚁噬心的煎熬之中使自己贞洁之妻遭嫖客强奸，鳖旦探听到嫖客马种匠的地址，将其剖腹挖心，并割下裆间骚根为妻雪耻，回家后却见妻子已不知去向。绝望中的鳖旦竟将马种匠血淋淋的生殖器嚼烂咽下腹中……

袁莽魁老汉自中风后疯疯颠颠，语不能全。老袁家在听从神汉枣胡老汉的劝告，将吊庄最大之家分灶另过后，莽魁老汉果然病有所缓，就在全家为老汉准备寿典之时，莽魁却又患了放屁不止的怪病。无奈中已准备停当的寿典只得取消，老袁家从此与吊庄人结怨……

莽魁那年已古稀的老婆姨夏天里总是被一只狐精缠身造孽。这个夏天来临，枣胡老汉为其送来一串铜铃悬于门帘之上，院中整日铃声摇曳。但有一夜可怕的结局终于来临，原来与自己造孽的并非狐精，而是患梦游症的自己的长子。保英和老母雨夜里双双自绝尘世……

鳖旦变卖了家中一切古玩用于吸毒，最终妻离子散，只得投奔柳村恶人柳赖头，柳赖头欲让鳖旦杀死保英，鳖旦犹豫痛苦良久，却杀了柳赖头一家十几口人，终于继承祖业，成了一方有名的土匪……

银珍听信巫婆之言，以为自己怀孕便可根除双乳令人惊惧的疯长。于一年正月里，她竟在暮色沉沉的柴场上将疯娃自默诱于自己怀中，成全了好事。没料到腹中胎儿用尽千方百计却无法打掉。村人们骂声四起，鲁马娘家亲妈遂来吊庄，满面羞愧地将银珍引回老家……

奇童五斤自小有玩虫逗蛇的怪僻，自黄兽被自己溺毙后，他学医不成却终入戏班。这一年四周饥荒顿起，戏班一帮女戏子不再唱戏，

而改以卖淫为生。戏子们猥褻了五斤，没料到竟染上一种恶疾，此疾很快蔓延开来……

饥荒四起，吊庄四周全是眼光贪婪的叫化。就在这时，大肚子的银珍为保全腹中胎儿竟又回到吊庄。这时群鸟在天空撕扯扑咬不止，屎黄色的蛤蟆爬得遍地都是，吊庄越来越多的人染上了满身臭脓的恶疾。一天夜里，地震降临，四周叫化欣喜地拥向废墟……

就在这天夜里，银珍腹中的胎儿神秘地降生人世……

你的声音来自洞穴？（自序）

《媾疫》二十多万字，是我在二十一天时间里草写而成的长篇。熟悉我做事方式的朋友们，仍投来一片惊诧或疑惑的目光。

写一部书对我而言，是压在心头的一块黑色的石头，我无法忍受它带来的漫长的沉重，因而只能以最短的时间卸下重荷。已经过去的那二十一个日夜，我的灵魂飘游在吊庄袁家那座充斥着梦魇和灾难的土院中，寝食不安，昼夜难辨。我知道按每天一万余字的速度计算，这部小说必将在我能感觉得到的时间内画上最后一个句号。它是自己在流动，它会不容置疑地带着我结束又一次充满危险的精神旅行。三月十三日中午，我将没有一处涂痕的草稿封进纸袋时，心中唯一的感受是，我终于从恶梦中摆脱出来，又可以放纵地和朋友们胡侃、喝酒、玩牌和到校园中去踢足球，又可以懒睡不起或坐在户外明媚的阳光下慵倦地漫想往事或发呆。我知道我不会再去考虑有关《媾疫》的

任何事情，即便出书后也不会去翻看任何一页，就如同《土街》一样，它已经永远地过去了。

写故事是一个沉重的负荷，但同时也是一次在陌地的长旅，它使我轻易地体验了我贫乏的阅历难以体验的人物和场景、情绪和心境，这是我何以无法将这种重荷彻底卸脱的原因。写作是一种充满危险的诱惑，我想我很难在忘记《痲疫》的同时，不再为新的诱惑所动心而又一次陷入这种精神苦役。但有一点我十分清醒，那就是在我能维持闲散、轻松甚至无聊的时候，我决不愿轻易地背起行囊——那支秃笔和一叠稿纸。

我的几部长篇及中短篇作品，都是在没有构思、没有提纲、也不明确要表达什么的状况下，一笔而成的东西。厚厚的手稿没有涂痕，干净得如同精心誊抄过一样。我一次又一次拒绝了编辑及我的代理人关于修改的要求，但这并非是因为自己认为作品已臻完美。恰恰相反，我的劣习使作品粗陋不堪，无法达到这种故事应有的力度。我之所以固执己见，是我的性格使然。修改会使我重新走入潮湿阴暗的洞穴，

会使我重新经历那梦魇般的场景。因为我知道，无论土街还是吊庄，无论掌才还是莽魁，他们不是出自我的笔下，他们是存在着的。他们存在于历史或者未来，存在于阳世或者阴界，存在于人类意识的荒野之中。而我，已无力再次承受这种存在对于我灵魂造成的重压。

在京十年，从北大到北图，从北图到文化部机关，从机关又到了一家出版社的编辑部，我像个患了梦游症的病人，莫名其妙地走进了今天这种与自己过去设想相去甚远的生活。一根神秘的纤绳牵引着我，使我在这样年轻的年龄也许过早地注定了以后的模式，这一点让人悲哀。想来想去，自己无论如何都不会是个为什么目标而义无反顾的人。过去我也见过一些搞写作的人，他们抛家舍业，蓬头垢面地背了厚厚的书稿来京求发表之门，言语激奋，心境傲远，有的甚至徒步千里，衣食无着。他们总让我想起印度那些苦难的圣僧，心中泛上一种难言的情绪，不知是敬仰还是同情。其实，精神的功名和物欲的满足，都是让人企慕的好事，我并非能超脱它的诱惑，但我却无法如此执着、

如此坚韧和如此充满能包容一切苦难的宽厚。

男人们为了标榜自己更是个男人，便去炫耀自己满身的创伤和疤痕，便去寻找甚至刻意制造各种各样的艰辛和磨难，也许我并不算一个十分脆弱的人，但如果能让我轻松地摆脱这一切，我宁愿别人嘲笑我是个懦夫。过去那个贫困得几乎难以维持的家和父母细微得近于琐碎的疼爱，使我的性格中充满了对毫无个性色彩的世俗温情的向往，这也许会妨碍我变得超脱和傲远，但却使我在清醒的时候，永远地保持朗晴的心境，而不会总是有那么多的神圣感、使命感和无休无止的失落与孤独。如果今生能活得轻松和随意，我现在是个庸人，以后也愿意永远是个庸人。比起那些或是蓄着凌乱的长发、或是一味地愤世嫉俗、或是永远想以反叛常情而标榜个性的搞艺术和写作的人们，我更喜欢在田间劳作的农人和于摩肩接踵的市场上反复比较着菜肉价钱的千万个普通的平民。他们真实地贴近于自己的生命，贴近于我的生命，使我永远感到自己没有遗弃。

· 大概是从中学时代起，我就一直在幻想这

样的生活：自己有一间完全独立的房子，屋内除了一些散乱的书藉外，便只有从宽大的窗户中投射进来的温暖的阳光。我随意地坐在地上或一只高得足以把我陷进去的沙发中，一个晌午一个晌午地漫想那许许多多或近或远的事……十多年过去了，而我终究还是不能拥有这样的空间、这样的心态，在写作《媾疫》期间，我借住的原机关那间六米的房子已经期满。每日回去，门上都贴满了催我搬走的各种通知和告示。但是春天来了，这一切都不足以破坏我温暖的心境，我知道我眼下最紧要的事就是四处寻人租房，并反复到机关去磨嘴皮子以求十天半月的宽限，但这些事在我心中却如同与己无关一般，总也难于使自己方寸全乱。

春天已经清晰地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柳树、杨树已经绽出新绿，各色耐不得寂寞的早春花儿已满地开放。明媚的阳光照射下来，空气中四处流荡着一股令人酥痒的气息。《媾疫》的恶梦已经醒来，我整日走在这个清晨般清新美丽的季节里，想起过去苦难却让人怀恋的乡居的日子，想起或近或远的亲人们，心中

充满缠绵的温情和世俗的情感。

春天真好，活着真好。

亦夫

1994. 4. 7 于六铺炕

五斤生于一个寒风凛冽的冬夜，据说在那间四壁漏风的土坯屋中当时闪现了一片红光。病怏怏的五斤妈早已被阵痛和下身如注的污血折腾得神志昏迷，这关于红光的传言都是老接生婆婷婷后来四处疯传的。究竟是灵光普照还是煞星过顶，村人们众说纷纭，甚至为此引发了几桩争吵打斗。但有一点却是千真万确的奇事：那就是在五斤降临人世的那个晚上，右邻录世家的一头黄犍牛和左邻永仓家的一头大青骡子同时瞎了眼睛。

五斤妈为自己第七个儿子吃尽了苦头。以至于她终于下定决心并悄悄到六甲镇冯郎中的诊所里做了绝育手术，然后才同意已年逾古稀的丈夫莽魁那永无止境的同房的要求。自从五斤降生，左邻右舍便都与莽魁家结下了私怨。录世家那头瞎了眼的黄犍牛被剥皮宰肉，烹成一锅红烧牛肉。录世本想将牛肉分送除莽魁之外的本村各家，借机声讨五斤这个下凡的白虎灾星，没料到待那锅牛肉煮烂后却发出阵阵难以入鼻的骚臭之气。录世坐在那口大铁锅前眼泪淌成一股，最后只能哀声叹气地将那锅牛肉偷偷挖坑埋在了自家院后那棵灯笼柿树下。而永仓家那头大青骡子的瞎眼不但久治不愈，反而到后来竟又添了疯症，扯断手腕粗细的铁链和笼套，呲着一嘴白牙奔窜到遥远的地方去了。牲口于庄户人家而言，其金贵赛过亲生儿女，从此录世和永仓两家与莽魁一家结下深怨，明枪没有，

暗箭却不断。

那五斤并没有显示出贵相之人早期的那种聪颖或顽劣。他长到四岁时方才会咿咿呀呀地说几个简单的土音。莽魁膝下儿孙成群，他对这个由于自己不小心而制造出来的儿子越来越感到厌恶。这年秋天里远在乔山的一房远亲来走闲。远亲夫妇俩皆已年逾四旬却迟不开怀，见状便欲收养了五斤，以使他们那大片的山庄和家产后继有人。莽魁大喜，遂倒贴两斤糕点糖果将五斤过继给远亲。这对中年夫妇自然是乐如空手套狼，将瘦小如猫的五斤抱回了乔山农庄。莽魁当日喝得酩酊大醉，一觉睡醒之时已是第三日正午。莽魁走到猪厩中撒了美足足一泡热尿，然后走到门楼下的石墩旁，一屁股坐下来掏了烟锅就吸。而就在这时，他恍惚间只听得一阵大青骡子疼人的嘶鸣，再抬头看时竟见五斤端端正正地站在自己的面前。

莽魁大叫一声，拔腿就跑出了自己的院门。街两头看时，只见秋天的阳光下，两排村舍如泊在水面上的画舫一般微微摆动。拴在各家门前木桩上的绵羊悄然静卧，神色如白袍裹身、正默颂神经圣典的僧人。

“疯骡子？……”古稀之人莽魁眼神痴迷地看着这条空寂的街道，一时形如梦靥，浑身冷颤。

“在树梢梢上呢！”身后四岁的五斤迈着嫩步走来，纤细的声音奶腔奶调。莽魁几乎是不由自主地顺着七儿子的手指尖望去，却一眼看见邻居录世家院后的那株灯笼柿树上除残留的几枚干红的柿子外，竟栖满了那种被村人们称为“愣猴”的不祥之鸟。

“你？！你怎么刚学会说第一句话就是谎话！”

“我没有说谎话。骡子还在树上呢！”

“刚说话就会犟嘴，你这孽种！”

莽魁长醉初醒，身心孱弱，被这一惊一吓弄得顿时一股黑血直冲天灵。他大喝一声，抬脚就想猛踢这个孽种一脚，没料到自己竟一下子跌翻在地，半个身子顿时由剧疼变酥麻，再由酥麻慢慢变得失去了知觉。莽魁感到自己如同陷进了一池泥浆，冰凉的淤泥正在越来越多地吞没自己的身体。他想挣扎却浑身不听大脑调动，想大声呼救却难以发出声音。莽魁望着满脸带着好奇和嬉笑站在一旁瞧着自己的五斤，嘴里发出一连串含混不清的咕哝声：“报应……报应呀！”

“保英！保英！你爹唤你哩。”正在厨房中做削筋饭的莽魁老婆听见丈夫的叫喊，心中暗骂一句“死鬼醉酒还没醒呢”，然后喊了声大儿子保英，继续又伏进了案板上那一堆面团之中搓揉起来。

四十五岁的大儿子保英应声出来。一身黑色粗衣的老爹莽魁卧在那里，他竟没有在意，而是一眼就看见了静悄悄站在那里的小弟五斤。从这个长相、形态都与其余几个兄弟相距甚远的小弟诞生那日起，保英心中就萌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情绪，说不清是幸福、是痛苦，是仇恨、是疼爱，是心酸还是暗喜。但有一点在保英模糊的心中却清楚无比，那就是这个圣婴般的孩子并不是简单以自己弟弟的身份降临人世的，他必将与自己发生许许多多极其神秘的关联，这种关联将延续终身。三日前当爹决定将五斤过继给远亲时，他曾与从未敢黑脸直向的爹有过一次争执，但终因爹的蛮横和强大而徒劳未果。但保英心中那份感觉告诉自己，他与五斤那种神秘的关联决不会因此而中断或削弱，因为那是一种任何外力都不可摧毁或改变的关联。

“五斤！啊！五斤。”

保英疯魔般地抢步上前，一把把五斤搂在怀里。他黧黑的脸颊紧紧贴住五斤那粉嫩的头颅，从那稀黄柔软的胎发中弥漫而出的那股浓郁的奶腥之气，竟使保英这个四十多岁的半老男人一时如同吸食了过量的烟土一般浑身痉挛，口中白沫喷涌。

“报应呀……报…应…”老莽魁卧伏在尘珠如粉的黄土里，仍咕咕哝哝发出一串模糊不清的叹息之声。

在厨案上和面的莽魁婆姨没有意识到院子里发生的一切，她仍专注地一面揉搓手中巨大的面团，一面回想自己和莽魁五十多年来那已无法数清的夜晚里的事。一只苍蝇在莽魁婆姨眼前不屈地嗡嗡飞动良久，竟撞进了她的鼻孔之中。莽魁婆姨一个嘹亮的喷嚏，随即一柱清明的鼻涕飞落到案上的面团之中。莽魁婆姨猝不及防，还没来得及反应，那滩清鼻涕早已被她机械搓揉的双手和进了面团之中。

“日怪了，怎么今日做甚都是恍恍惚惚的，做了五十多年饭，老了老了倒整下一锅涎水清涕，真日他妈的腿根了”。

“报……应，报应呀！”老莽魁那含混不清的叫声再次传进婆姨的耳孔中时，她终于意识到院子中可能发生了什么不同寻常的事。她用粉嘟嘟的面手揉着结满眼屎的眼睛走出厨门一看，立即发出一声尖利的大叫，随即返身跑回厨房，从油渍发亮的肉案上取下一把寒光四射的剔骨刀，发疯般冲到院门口。她嘴里大叫着：“保雄保文保武保德保才！你们赶紧出来，你哥和你爹叫野鬼给潮住了。”她一边叫，一边将那柄剔骨刀飞抡而起，不断刺向莽魁和保英四周的空间和身下的土地。婆姨瘦弱老迈的身体忙不迭地来回奔突，形如一只跛脚乌鸦在